南史/卷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九 ◄

南史
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

► 卷五十一

劉瓛弟:璡　族子:顯　顯從弟:瑴　明僧紹子:山賓　庾易子:黔婁　於陵　肩吾　劉虯子:之遴　之亨　之遲　從弟:坦　孫:三達　廣德　仲威

劉瓛

劉瓛字子珪，沛郡相人。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。祖弘之，給事中。父惠，臨賀太守。瓛篤志好學，博通訓義。年五歲，聞舅孔熙先讀管甯傳，欣然欲讀，舅更爲説之，精意聽受，曰：「此可及也。」宋大明四年，舉秀才，兄璲亦有名，先應州舉，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：「比歲賢子充秀，州閭可謂得人。」

除奉朝請不就，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，爲風所倒，無以葺之。怡然自樂，習業不廢。聚徒教授，常有數十。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，聞而請之，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：「人謂此是劉尹時樹，每想高風；今復見卿清德，可謂不衰矣。」薦爲秘書郎，不見用。

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，公事免。瓛素無宦情，自此不復仕。袁粲誅，瓛微服往哭，並致賻助。

齊高帝踐阼，召瓛入華林園談語，問以政道。答曰：「政在孝經。宋氏所以亡，陛下所以得之是也。」帝咨嗟曰：「儒者之言，可寶萬世。」又謂瓛曰：「吾應天革命，物議以爲何如？」瓛曰：「陛下戒前軌之失，加之以寬厚，雖危可安；若循其覆轍，雖安必

危。」及出，帝謂司徒褚彥回曰：「方直乃爾。學士故自過人。」敕瓘使數入，而瓘自非詔見，未嘗到宮門。

上欲用瓘爲中書郎，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。戢謂瓘曰：「上意欲以鳳池相處，恨君資輕，可且就前除。少日當轉國子博士，便即所授。」瓘笑曰：「平生無榮進意，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，豈本心哉。」

後以母老闕養，拜彭城郡丞，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，答曰：「自省無廊廟才，所願唯保彭城丞耳。」上又以瓘兼總明觀祭酒，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，丞如故。瓘終不就。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，上欲令瓘爲曄講，除會稽郡丞。學徒從之者轉眾。

永明初，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，瓘與張融、王思遠書曰：

奉教使恭召，會當停公事；但念生平素抱，有乖恩顧。吾性拙人間，不習仕進，昔嘗爲行佐，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，此眷者所共知也。量己審分，不敢期榮，夙嬰貧困，加以疏懶，衣裳容發，有足駭者。中以親老供養，褰裳徒步，脫爾逮今，二代一紀。先朝使其更自修正，勉勵於階級之次，見其襤縷，或復賜以衣裳。袁、褚諸公，咸加勸勵，終於不能自反也。一不復爲，安可重爲哉。昔人有以冠一免，不重加於首，每謂此得進止之儀。又上下年尊，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。先朝爲此，曲申從許，故得連年不拜。既習此歲久，又齒長疾侵，豈宜攝齋河間之聽，廁跡東平之僚？本無絶俗之操，亦非能偃蹇爲高，此又聽覽所當深察者也。近初奉教，便自希得托跡客遊之末，而固辭榮級，其故何邪？以古之王侯大人，或以此延四方之士，有追申、白而入楚，羨鄒、枚而游梁，吾非敢叨夫曩賢，庶欲從九九之遺跡，既于聞道集泮不殊，而幸無職司拘礙，可得奉溫凊，展私計，志在此耳。除步兵校尉，不拜。

瓘姿狀纖小，儒業冠於當時，都下士子貴游，莫不下席受業，當世推其大儒，以比古之曹、鄭。性謙率，不以高名自居，之詣於人，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。主人未通，便坐門待答。住在檀橋，瓦屋數間，上皆穿漏，學徒敬慕，不敢指斥，呼爲青溪焉。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。七年，表武帝爲瓘立館，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，生徒皆賀。瓘曰：「室美豈爲人哉，此華宇豈吾宅邪？幸可詔作講堂，猶恐見害也。」未及徙居，遇疾。子良遣從瓘學者彭城劉繪、順陽範縝將廚于瓘宅營齋。及卒，門人受學者並吊服臨送。

瓘有至性，祖母病疽經年，手持膏藥，漬指爲爛。母孔氏甚嚴明，謂親戚曰：「阿稱便

是今世曾子。」稱，瓘小名也。年四十餘，未有婚對。建元中，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爲瓘娶王氏女。王氏穿壁掛履，土落孔氏床上，孔氏不悅。瓘即出其妻。及居母憂，住墓下不出廬，足爲之屈，杖不能起。此山常有鳲鴿鳥，瓘在山三年不敢來，服釋還家，此鳥乃至。

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，及天監元年下詔爲瓘立碑，謚曰貞簡先生。所著文集行於世。

初，瓘講月令畢，謂學生嚴植之曰：「江左以來，陰陽律數之學廢矣，吾今講此，曾不得其彷佛。」學者美其退讓。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，謂人曰：「五音本在中土，故氣韻調平。今既東南土氣偏詖，故不能感動木石。」瓘亦以爲然。仲熊執經議論，往往與時宰不合，亦終不改操求同，故坎稟不進，歷年方至尚書左丞，當時恨其不遇。

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，著禮捃拾三十卷。

瓘弟 璡

瓘弟璡字子璥，方軌正直，儒雅不及瓘而文采過之。宋泰豫中，爲明帝挽郎。齊建元初，爲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。曄與僚佐飲，自割鵝炙。璡曰：「應刃落俎，是膳夫之事。殿下親執鸞刀，下官未敢安席。」因起請退。與友人會稽孔逖同舟入東，於塘上遇一女子，逖目送曰：「美而豔。」璡曰：「斯豈君子所宜言乎，非吾友也。」於是解裳自隔。或曰：與友孔徹同舟入東，徹留目觀岸上女子。璡舉席自隔，不復同坐。兄瓘夜隔壁呼璡，璡不答，方下床著衣立，然後應。瓘怪其久，璡曰：「向束帶未竟。」其立操如此。

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，每上事輒削草。尋署射聲校尉，卒于官。

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，雖處闇室，如對嚴賓，而不及璡也。重欣位至射聲校尉。

瓘族子 顯

顯字嗣芳，瓘族子也。父琉字仲翔，博識強正，名行自居。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。質既富盛，恒有音樂。質亡後，母沒十許年，琉每聞絲竹之聲，未嘗不歔欷流涕。梁天監初，終於晉安內史。

顯幼而聰敏，六歲能誦呂相絕秦、賈誼過秦。琅邪王思遠、吳國張融見而稱賞，號曰神童。族伯瓚儒學有重名，卒無嗣，齊武帝詔顯爲後，時年八歲。本名頲，齊武以字難識，改名顯。天監初，舉秀才，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，俄署法曹。

顯博涉多通。任昉嘗得一篇缺簡，文字零落，示諸人莫能識者，顯見雲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。昉檢周書，果如其説。昉因大相賞異。丁母憂，服闋，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，引爲少傅五官。約爲丹陽尹，命駕造焉。于坐策顯經史十事，顯對其九。約曰：「老夫昏忘，不可受策；雖然，聊試數事，不可至十。」顯問其五，約對其二。陸倕聞之擊席喜曰：「劉郎子可謂差人，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，王粲謁伯喈，必無此對。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。

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，撰國史，顯自兼廷尉正，被引爲佐。及革選尚書五都，顯以法曹兼吏部郎。後爲尚書儀曹郎。嘗爲上朝詩，沈約見而美之，命工書人題之于郊居宅壁。後兼中書通事舍人，再遷驃騎鄱陽王記室，兼中書舍人。後爲中書郎，舍人如故。

顯與河東裴子野、南陽劉之遴、吳郡顧協連職禁中，遞相師友，人莫不慕之。顯博聞強記，過於裴、顧。時波斯獻生師子，帝問曰：「師子有何色？」顯曰：「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。」魏人送古器，有隱起字無識者，顯案文讀之無滯，考校年月，一字不差。武帝甚嘉焉。

遷尚書左丞，除國子博士。時有沙門訟田，帝大署曰：「貞「。有司未辯，遍問莫知。顯曰：「貞字文爲與上人。」帝因忌其能，出之。後爲雲麾邵陵王長史、尋陽太守。魏使李諧至聞之，恨不相識。歎曰：「梁德衰矣。善人國之紀也，而出之，無乃不可乎。」王遷鎮郢州，除平西府諮議參軍，久在府不得志。大同九年終於夏口，時年六十三。

凡佐兩府，並事驕王，人爲之憂，而反見禮重。友人劉之遴啟皇太子爲之銘志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。

子莠、恁、臻。臻早有名，載《北史》。

顯從弟 毅

顯從弟毅字仲寶。形貌短小，儒雅博洽，善辭翰，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，寵寄甚深。當

時文檄皆其所爲。位吏部尚書、國子祭酒。魏克江陵，入長安。

明僧紹

明僧紹字休烈，平原鬲人，一字承烈。其先吳太伯之裔，百里奚子孟明，以名爲姓，其後也。祖玩，州中從事。父略，給事中。僧紹明經有儒術，宋元嘉中，再舉秀才，永光中，鎮北府辟功曹，並不就。隱長廣郡嶗山，聚徒立學。魏克淮北，乃度江。

升明中，齊高帝爲太傅，教辟僧紹及顧歡、臧榮緒，以旌幣之禮，徵爲記室參軍，不至。僧紹弟慶符爲青州，僧紹乏糧食，隨慶符之鬱洲，住弇榆山，棲雲精舍，欣玩水石，竟不一入州城。

泰始季年，岷、益有山崩，淮水竭齊郡，僧紹竊謂其弟曰：「夫天地之氣，不失其序，若夫陽伏而不泄，陰迫而不蒸，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。昔伊、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殷亡，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，五山崩而漢亡。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，山川作變，不亡何待？今宋德如四代之季，爾志吾言而勿泄也。」竟如其言。

齊建元元年冬，徵爲正員郎，稱疾不就。其後帝與崔祖思書，令僧紹與慶符俱歸。帝又曰：「不食周粟而食周薇，古猶發議，在今甯得息談邪？聊以爲笑。」

慶符罷任，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。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，往候定林寺。高帝欲出寺見之，僧遠問僧紹曰：「天子若來，居士若爲相對？」僧紹曰：「山藪之人，政當鑿壞以遁；若辭不獲命，便當依戴公故事。」既而遁還攝山、建棲霞寺而居之，高帝甚以爲恨。昔戴顒高臥牖下，以山人之服加其身，僧紹故云。

高帝后謂慶符曰：「卿兄高尚其事，亦堯之外臣。朕夢想幽人，固已勤矣。所謂'徑路絶，風雲通'。」仍賜竹根如意、筍籜冠，隱者以爲榮焉。勃海封延伯者，高行士也，聞之歎曰：「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，亦宋、齊之儒仲也。」永明中，征國子博士不就，卒。

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，仕宋爲江夏王義恭參軍，王別爲立榻，比之徐孺子。位冀州刺史。子慧照，元徽中，爲齊高帝平南主簿，從拒桂陽，累至驃騎中兵參軍，與荀伯玉對領直。建元元年，爲巴州刺史，綏懷蠻蜒，上許爲益州刺史，未遷卒。僧胤次弟僧暠亦好學，宋大明中再使魏，于時新誅司空劉誕。孝武謂曰：「若問廣陵之事，何以答之？」對曰：

「周之管、蔡，漢之淮南。」帝大悅。及至魏，魏問曰：「卿銜此命，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？」答曰：「聰明特達，舉袂成帷，比屋之甿，又無下僕。晏子所謂'看國善惡。'故再辱此庭。」位至青州刺史。

僧紹子元琳、仲璋、山賓並傳家業，山賓最知名。

僧紹子 山賓

山賓字孝若，七歲能言名理。十三，博通經傳，居喪盡禮，起家奉朝請。兄仲璋痼疾，家道屢空，山賓乃行幹祿，後爲廣陽令，頃之去官。會詔使公卿舉士，左衞將軍江祏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。齊明帝不重學，謂祏曰：「聞山賓談書不輟，何堪官邪。」遂不用。

梁台建，累遷右軍記室參軍，掌吉禮。時初置五經博士，山賓首應其選。曆中書侍郎，國子博士，太子率更令，中庶子。天監十五年，出爲持節、都督緣淮諸軍事、北兗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徵爲太子右衞率，加給事中。遷御史中丞，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。四年，爲散騎常侍。東宮新置學士，又以山賓居之。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。

初，山賓在州，所部平陸縣不稔，啟出倉米以振百姓。後刺史檢州曹，失簿，以山賓爲耗損。有司追責，籍其宅入官。山賓不自理，更市地造宅。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，有令曰：「明祭酒雖出撫大蕃，擁旌推轂，珥金拖紫，而恒事屢空。聞構宇未成，今送薄助。」並詒詩曰：「平仲古稱奇，夷吾昔擅美，令則挺伊賢，東秦固多士。築室非道傍，置宅歸仁裏。庚桑方有系，原生今易擬。必來三徑人，將招五經士。」

山賓性篤實，家中嘗乏困，貨所乘牛。既售受錢，乃謂買主曰：「此牛經患漏蹄，療差已久，恐後脫髮，無容不相語。」買主遽追取錢。處士阮孝緒聞之，歎曰：「此言足使還淳反朴，激薄停澆矣。」

五年，又假節攝北兗州事，後卒官，贈侍中，謚曰質子。山賓累居學官，甚有訓導之益，然性頗疏通，接于諸生多狎比，人皆愛之。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，禮儀二十卷，孝經喪服義十五卷。

子震字興道，亦傳父業，位太子舍人，尚書祠部郎，余姚令。

山賓弟少遐字處默，亦知名，位都官尚書。簡文謂人曰：「我不喜明得尚書，更喜朝廷得人。」後拜青州刺史。太清之亂奔魏，仕北齊，卒于太子中庶子。子罕，司空記室。

明氏南度雖晚，並有名位，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。

庾易

庾易字幼簡，新野人也，徙居江陵。祖玫，巴郡太守。父道驥，安西參軍。

易志性恬靜，不交外物，齊臨川王映臨州，表薦之，餉麥百斛。易謂使人曰：「走樵采麋鹿之伍，終其解毛之衣，馳騁日月之車，得保自耕之祿，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。」辭不受，以文義自樂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，贈以鹿角書格、蚌盤、蚌研、白象牙筆。並贈詩曰：「白日清明，青雲遼亮，昔聞巢、許，今睹台、尚。」易以連理幾、竹翹書格報之。

建武三年，詔徵爲司空主簿，不就，卒。子黔婁。

易子 黔婁

黔婁字子貞，一字貞正。少好學，多所講誦。性至孝，不曾失色於人。南陽高士劉虯、宗測並歎異之。仕齊爲編令，政有異績。先是縣境多猛獸暴，黔婁至，猛獸皆度往臨沮界，時以爲仁化所感。

徙孱陵令，到縣未旬，易在家遘疾，黔婁忽心驚，舉身流汗，即日棄官歸家。家人悉驚其忽至。時易疾始二日，醫雲欲知差劇，但嘗糞甜苦。易泄利，黔婁輒取嘗之，味轉甜滑，心愈憂苦。至夕，每稽顙北辰，求以身代。俄聞空中有聲曰：「征君壽命盡，不復可延。汝誠禱既至，政得至月末。」及晦而易亡。黔婁居喪過禮，廬於塚側。

梁台建，黔婁自西台尚書儀曹郎爲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爲府長史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。及成都平，城中珍寶山積，元起悉分與僚佐，唯黔婁一無所取。元起惡其異眾，厲聲曰：「長史何獨爲高？」黔婁示不違之，請書數篋。尋除蜀郡太守，在職清素，百姓便之。元起死於蜀郡，部曲皆散，黔婁身營殯斂，攜持喪柩歸鄉里。

東宮建，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，甚見知重。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、中舍人到洽、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。遷散騎侍郎，卒。弟於陵。

黔婁弟 於陵

於陵字子介，七歲能言玄理。及長，清警博學，有才思。齊隨王子隆爲荊州，召爲主簿，使與謝朓、宗夬抄撰群書。子隆代還，又以爲送故主簿。子隆爲明帝所害，僚吏畏避莫至，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。永元末，除東陽遂安令，爲人吏所稱。

梁天監初，爲建康獄平，遷尚書功論郎，待詔文德殿。後兼中書通事舍人，拜太子洗馬。舊東宮官屬通爲清選，洗馬掌文翰，尤其清者。近代用人，皆取甲族有才望者，時於陵與周舍並擢充此職。武帝曰：「官以人清，豈限甲族。」時論以爲美。累遷中書黃門侍郎，舍人如故。後終於鴻臚卿。弟肩吾。

於陵弟 肩吾

肩吾字慎之，八歲能賦詩，爲兄於陵所友愛。初爲晉安王國常侍，王每徙鎮，肩吾常隨府。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、江伯搖、孔敬通、申子悅、徐防、徐摛、王囿、孔鑠、鮑至等十人抄撰眾籍，豐其果饌，號高齋學士。王爲皇太子，兼東宮通事舍人。後爲安西湘東王錄事、諮議參軍，太子率更令，中庶子。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，肩吾子信、徐摛子陵、吳郡張長公、北地傅弘、東海鮑至等充其選。齊永明中，王融、謝朓、沈約文章始用四聲，以爲新變，至是轉拘聲韻，彌爲麗靡，復踰往時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：

比見京師文體，懦鈍殊常，競學浮疏，爭事闡緩，既殊比興，正背風騷。若夫六典三禮，所施則有地，吉凶嘉賓，用之則有所，未聞吟詠情性，反擬內則之篇，操筆寫志，更模酒誥之作。遲遲春日，翻學歸藏，湛湛江水，遂同大傳。

吾既拙于爲文，不敢輕有掎摭，但以當世之作，曆方古之才人，遠則楊、馬、曹、王，近則潘、陸、顏、謝，觀其遣辭用心，了不相似。若以今文爲是，則昔賢爲非，若以昔賢可稱，則今體宜棄。俱爲盍各，則未之敢許。又時有效謝康樂、裴鴻臚文者，亦頗有惑焉。何者？謝客吐言天拔，出於自然，時有不拘，是其糟粕。裴氏乃是良史之才，了無篇什之美。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，但得其冗長；師裴則蔑絕其所長，唯得其所短。謝故巧不可階，裴亦質不宜慕。故胸馳臆斷之侶，好名忘實之類，決羽謝生，豈三千之

可及，伏膺裴氏，懼兩唐之不傳。故玉徽金銑，反爲拙目所嗤，巴人下俚，更合郢中之聽。陽春高而不和，妙聲絶而不尋。竟不精討錙銖，覆量文質，有異巧心，終愧妍手。是以握瑜懷玉之士，瞻鄭邦而知退，章甫翠履之人，望閩鄉而歎息。詩既若此，筆又如之。徒以煙墨不言，受其驅染，紙劄無情，任其搖襞。甚矣哉，文章橫流，一至於此。

至如近世謝朓、沈約之詩，任昉、陸倕之筆，斯文章之冠冕，述作之楷模。張士簡之賦，周升逸之辯，亦成佳手，難可復遇。文章未墜，必有英絶，領袖之者，非弟而誰。每欲論之，無可與語，思吾子建，一共商榷。辨茲清濁，使如涇、渭，論茲月旦，類彼汝南。朱白既定，雌黃有別，使夫懷鼠知慚，濫竽自恥。相思不見，我勞如何！

及簡文即位，以肩吾爲度支尚書。時上流蕃鎮，並據州拒侯景，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。大心乃降賊，肩吾因逃入東。後賊宋子仙破會稽，購得肩吾欲殺之，先謂曰：「吾聞汝能作詩，今可即作，若能，將貸汝命。」肩吾操筆便成，辭采甚美，子仙乃釋以爲建昌令。仍間道奔江陵，曆江州刺史，領義陽太守，封武康縣侯。卒，贈散騎常侍、中書令。子信。

劉虬

劉虬字靈預，一字德明，南陽涅陽人，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。徙居江陵。

虬少而抗節好學，須得祿便隱。宋泰始中，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、當陽令。罷官歸家靜處，常服鹿皮袷，斷穀，餌術及胡麻。齊建元初，豫章王嶷爲荊州，教辟虬爲別駕，與同郡宗測、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。虬等各修箋答而不應命。

永明三年，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、宗尚之、庾易、劉昭五人，請加蒲車束帛之命。詔徵爲通直郎，不就。竟陵王致書通意，虬答曰：「虬四節臥疾病，三時營灌植，暢餘陰於山澤，托暮情於魚鳥，甯非唐、虞重恩，周、邵宏施。」

虬精信釋氏，衣粗布，禮佛長齋，注法華經，自講佛義。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，乃徙居之。建武二年，詔征國子博士，不就。其冬虬病，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，又有香氣及磬聲。其日卒，年五十八。虬子之遴。

虬子 之遴

之遴字思貞，八歲能屬文。虬曰：「此兒必以文興吾宗。」常謂諸子曰：「若比之顏氏，之遴得吾之文。」由是州裏稱之。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，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：「僧伽福德兒。」握手而進之。

年十五，舉茂才，明經對策，沈約、任昉見而異之。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，遇之遴在坐，昉謂瞻曰：「此南陽劉之遴，學優未仕，水鏡所宜甄擢。」即辟爲太學博士。昉曰：「爲之美談，不如面試。」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，托昉爲讓表，昉令之遴代作，操筆立成。昉曰：「荊南秀氣，果有異才，後仕必當過僕。」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，憲台奏彈，皆令之遴草焉。後爲荊州中從事，梁簡文臨荊州，仍遷宣惠記室。之遴篤學明審，博覽群籍，時劉顯、韋棱並稱強記，之遴每與討論，咸不過也。

累遷中書侍郎，後除南郡太守。武帝謂曰：「卿母年德並高，故令卿衣錦還鄉，盡榮養之理。」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，太守如故。初，之遴在荊府，常寄居南郡，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：「卿後當爲折臂太守，即居此中。」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，右手偏直，不復得屈伸，書則以手就筆，歎曰：「豈黯而王乎？」周舍嘗戲之曰：「雖復並坐可橫，政恐陋巷無枕。」後連相兩王，再爲此郡，曆秘書監。

出爲郢州行事，之遴意不願出，固辭曰：「去歲命絶離巽，不敢東下；今年所忌又在西方。」武帝手敕曰：「朕聞妻子具，孝衰於親，爵祿具，忠衰於君。卿既內足，理忘奉公之節。」遂爲有司奏免。後爲都官尚書、太常卿。

之遴好古愛奇，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，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，上有金錯字，時人無能知者。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。其第一種，鏤銅鴟夷榼二枚，兩耳有銀鏤，銘云：「建平二年造。」其第二種，金銀錯鏤古鐏二枚，有篆銘云：「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。」其第三種，外國澡灌一口，有銘云：「元封二年，龜茲國獻。」其第四種，古制澡盤一枚，銘云：「初平二年造。」

時鄱陽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，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、到溉、陸襄等參校異同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，其大略云：「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，郎班固上，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。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，今本稱爲敘傳，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，而古本云：「彪自有傳」。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，而古本相合爲次，總成三十八卷。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。又今本高五子、文

三王、景十三王、孝武六子、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帙中，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，在陳項傳上。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：「信惟餓隸，布實黥徒，越亦狗盜，芮尹江湖。雲起龍驤，化爲侯王。」古本述云：「淮陰毅毅，仗劍周章，邦之傑子，實惟彭、英。化爲侯王，雲起龍驤。」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，以助雅詁；而今本無此卷也。」

之遴好屬文，多學古體，與河東裴子野、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，因爲交好。時周易、尚書、禮記、毛詩並有武帝義疏，唯左氏傳尚闕，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，左氏十科，三傳同異十科。合三十事上之。帝大悅，詔答曰：「省所撰春秋義，比事論書，辭微旨遠，編年之教，言闡義繁。丘明傳洙、泗之風，公羊宗西河之學，鐸椒之解不追，瑕丘之說無取。繼踵胡母，仲舒雲盛，因循谷梁，千秋最篤。張蒼之傳左氏，賈誼之襲荀卿，源本分鑣，指歸殊致，詳略紛然，其來舊矣。昔在弱年，久經研味，一從遺置，迄將五紀。兼晚秋晷促，機事罕暇，夜分求衣，未遑披括。須待夏景，試欲推尋，若溫故可求，別酬所問也。」

始武帝于齊代爲荊府諮議，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，早相知聞。帝偶匱乏，遣就虬換穀百斛。之遴時在父側，曰：「蕭諮議躓士，云何能得舂，願與其米。」虬從之。及帝即位常懷之。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，之遴時落景所，將使授璽紱。之遴預知，仍剃髮披法服乃免。先是，平昌伏挺出家，之遴爲詩嘲之曰：「傳聞伏不鬥，化爲支道林。」及之遴遇亂，遂披染服，時人笑之。

尋避難還鄉，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，聞其西上至夏口，乃密送藥殺之。不欲使人知，乃自製志銘，厚其賻贈。前後文集五十卷。

之遴子 三達

子三達字三善，數歲能清言及屬文。州將湘東王繹聞之，盛集賓客，召而試之。說義屬詩，皆有理致。年十二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，仍覆述，不遺一句。年十八卒。之遴深懷悼恨，乃題墓曰：「梁妙士。」以旌之。之遴弟之亨。

之遴弟 之亨

之亨字嘉會，年四歲，出後叔父嵩。及長好學，美風姿，善占對。武帝之臨荊州，唯與虬談。虬見之遴之亨，帝曰：「之遴必以文章顯，之亨當以功名著。」後州舉秀才，除

大學博士，仍代兄之遴爲中書通事舍人。累遷步兵校尉，湘東王繹諮議參軍，敕賜金策並賜詩焉。

大通六年，出師南鄭，詔湘東王節度諸軍。之亨以司農卿爲行台承制，途出本州北界，總督眾軍，杖節而西，樓船戈甲甚盛。老小緣岸觀曰：「是前舉秀才者。」鄉部偉之。是行也，大致克復，軍士有功皆錄，唯之亨爲蘭欽所訟，執政因而陷之，故封賞不行，但復本位而已。久之，帝讀陳湯傳，恨其立功絶域而爲文吏所抵。宦者張僧胤曰：「外聞論者，竊謂劉之亨似之。」帝感悟，乃封爲臨江子。固辭不拜。

之亨美績嘉聲，在朱異之右，既不協，懼爲所害，故美出之，以代之遴爲安西東湘王繹長史、南郡太守。上問朱異曰：「之亨代兄喜不？兄弟因循，豈直大馮、小馮而已。」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：「荊州長史、南郡太守，皆是僕射出入。今者之亨便是九轉。」在郡有異績，吏人稱之。卒，荊土懷之，不復稱名，號爲大南郡小南郡。

之亨子 廣德

子廣德，亦好學，負才任氣。承聖中，位湘東太守。魏平荊州，依于王琳。琳平，陳太建中，曆河東太守，卒官。

之亨弟 之遲

之亨弟之遲，位荊州中從事史。子仲威，少有志氣，頗涉文史。梁承聖中，爲中書侍郎。蕭莊稱尊號，以爲御史中丞，隨莊終鄴中。

虬從弟 坦

坦字德度，虬從弟也。仕齊曆孱陵令，南中郎錄事參軍，所居以幹濟稱。

梁武帝起兵，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，帥師赴夏口。西朝議行州事者，坦求行，乃除輔國長史、長沙太守，行湘州刺史。坦嘗在湘州，多舊恩，道迎者甚眾。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台所選太守范僧簡于平都，希祖移檄湘部，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，湘部諸郡，悉皆蜂起。州人咸欲泛舟逃走，坦悉聚船焚之。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，坦聞其謀，偽爲不知，因理訟至夜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。玄紹未及發，明旦詣坦

問其故。久留與語，密遣親兵收其家。玄紹在坐未起，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。玄紹即首伏，於坐斬之，焚其文書，餘党悉無所問。

梁天監初，論功封荔浦子。三年，遷西中郎長史、蜀郡太守，行益州事。未至蜀，道卒。

論

論曰：劉瓛弟兄，僧紹父子，並業盛專門，飾以儒行，持身之節，異夫苟得患失者焉。庾易、劉虬取高一代，其所以行己，事兼隱德，諸子學業之美，各著家聲。顯及之遊見嫉時主，或以非罪而斥，或以非疾而亡，異夫自古哲王屈己下賢之道，有以知武皇之不弘，元後之多忌。梁祚之不永也，不亦宜哉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